

《白鹿原》写作中的 文化叙事研究

赵录旺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白鹿原》写作中的文化叙事研究

赵录旺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鹿原》写作中的文化叙事研究/赵录旺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224 - 08955 - 4

I. 白… II. 赵… III. 长篇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3392 号

《白鹿原》写作中的文化叙事研究

作 者 赵录旺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西安地图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32 开 8.125 印张

字 数 180 千字

印 数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版 次 1 - 500

书 号 ISBN 978 - 7 - 08955 - 4

定 价 13.50 元

序 言

《白鹿原》是陈忠实认为可以死了做枕头的书，1993 年出版单行本，截至 2008 年官方统计发行量为 130 万册，不包括盗版。《白鹿原》是当代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畅销书与常销书，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一起被誉为当代长篇小说的杰作，也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最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两部，为后来的茅盾文学奖树立了一个标杆。目前，小说已有日文、韩文、越南文、蒙文、汉语繁体等版本，并被改编为秦腔、话剧、舞剧、连环画、陶塑等多种艺术形式，研究陈忠实和《白鹿原》的学术专著、论文集和资料汇编已出版的有 10 本，相关学术论文 500 多篇，字数超过原著好多倍。如今“白鹿原”已经成为一个品牌，“白鹿书院”、“白鹿原生态旅游开发”等都成为陕西文化产业的招牌，陕西华阴的老腔、皮影等濒临灭绝的民间艺术也因之而登上了央视的舞台，广为流传，陈忠实也成为陕西文化的一个“名片”，可见，小说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赵录旺的《白鹿原》研究注重小说写作中文化叙事的研究，认为小说叙事形成了“反讽式”的结构和文本语境，其表层结构叙述了白鹿原上一群男女生死起伏、恩怨纠结的生存故事，而深

层结构则是对以文化为基础的人的生存的精神生命的言说,作者以独特的史诗般的结构讲述的是传统文化对人的生存方式和精神意义的建构作用,从本质上说,它是当代人精神上文化寻根的心灵故事,因为现代人生存的文化语境形成了小说故事叙述意向和叙述方式的内在意义逻辑。《白鹿原》的创作恰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正是中国社会进行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文化寻根”作为一种思潮经历了潮起潮落,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形成了一系列的思想文化问题,传统文化在现实中对存在、生命、生活等的意义阐释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建构的意义世界和伦理秩序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道德精神反思显得格外重要。1992 年,陕西作家陈忠实和贾平凹(《废都》)同时推出长篇力作,分别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切入,表达了他们各自对这一社会文化问题的思考。从某些方面看,这两部小说分别抓住了中国社会近百年来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城乡文化精神裂变的关键,站在全球化的视野下,我们隐约看到了两部小说在精神探索上的同构性。

从文化学层面探讨《白鹿原》现实意义的研究著作还有段建军的《〈白鹿原〉的文化阐释》(2001)和畅广元的《陈忠实论——从文化角度考察》(2003),前者着重对《白鹿原》的文化内涵和底蕴进行阐释和解读;后者则是从文化学角度对陈忠实的创作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分析了《白鹿原》这部小说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及陈忠实的创作道路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赵录旺的研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展开的,他从生命哲学和叙事学的层面对《白鹿原》进行了全新的、多角度的审美观照,对小说的哲学意义和叙事美学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与阐释,具有定的思想深

度和结构的系统性。其宏伟志向在于揭示《白鹿原》在当今文化建设中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精神生命在新的文化背景下进行本源性的阐释和理解,来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对于中国人精神人格所具有的守护意义和家园意义。

著者敏锐地发现了陈忠实在《白鹿原》创作中对于文化寻根的整体性、多重性和独特性的思考和探索,陈忠实是以审美的方式寻找属于中国百姓生存的文化之根。并分析和阐释了陈忠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情性”的理解态度,认为其寻根不是表层化的对拉美文学的模仿,而是以自己丰富真切的生存体验和生活积累为基础的艺术追求的飞跃,是“自由”穿梭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心灵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深度体验,因此,其文化寻根能在真实的生活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精神世界展开“同情性”的理解、体验和批判,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不同深度展开传统文化之“根”的丰富性和厚重感,从而突破了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的政治话语的权威性主宰,在历史现实的时空中领悟政治文化的历史之根以及历史文化和政治意识寻根背后所展现的最本源的“人性之根”。陈忠实将《白鹿原》寻根式的文化叙事定位在对自我生命的终极意义的追求上,而不是像某些寻根小说那样从先验的观念出发,以夸张变形的审美意象吸引读者,以期达到国民性批判的社会警示作用,结果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概念化、抽象化的人物或文化意象。

这部著作的另一个亮点是作者对《白鹿原》中主要人物形象的价值伦理体系的分析与解构,诸如对朱先生、白嘉轩、鹿兆鹏、白孝文、黑娃等人物身上体现出的价值悖论的分析都非常精到,白、鹿两家的子孙不得不带着他们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走进 20 世纪那 50 年的历史空间,经受考验的是他们的身体、

情感、生命、人格,现代性对于生命个体来说就如同“炼狱”,在黑娃身上,这种历练不仅是命运的无奈,更是历史在一个鲜活的个体生命中所表现出的悖论,这种悖论又以反讽的方式把历史的本真状态敞显出来,在这种悖论里,蕴藏着的是人性深处更为深刻的善与恶、情与理的冲突。人物反讽式的生存方式是由两种不同文化的意义世界的历史性碰撞决定的,人物的精神世界也以反讽的方式展现出来,小说还大量运用了反讽式的语言。

《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一直是读者和评论者关注的焦点,录旺对小说中女性生存叙事的悲剧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小说叙述了传统女性在传统文化的语境中生存的悲剧性故事,揭示出悲剧产生的根源在于男权文化对女性生存的宰制,男性中心文化以拒绝的方式将女性置于无我的他者性生存境地,女性处于“拒绝的接纳”这种悖论性生存中,男性文化对女性的霸权地位早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拒绝的接纳”也成为小说中女性生存命运叙述的基本逻辑,从而使小说的女性叙事获得了文化反思的深度。他对好女人“无我”生存的悲剧性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坏女人在与男权文化的逆反中迷失自我,在现实生存中被男性社会冷酷拒绝后走向毁灭的命运,则在同情之外,更多了一份无奈与伤感。他对白孝文媳妇“大姐”和鹿兆鹏媳妇这两个女性形象的解读与阐释是准确而富有个性的。

这部论著富有哲学气质和文化研究的特色,对文化叙事、反讽、文化寻根、女性主义等关键词的阐释很到位,作品中以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美学为基础以启思性态度解读《白鹿原》,没有生吞活剥或附会牵强,而是通过还原式的研究比照探究陈忠实创作《白鹿原》的深层文化心理动机,其研究深度明显超过了之前的研究者。近年来,录旺一直致力于海德格尔哲学与美学的

研究,并把海德格尔的美学概括为以启思性方法为特征的美学,形成文学批评的独特方法和思路。多年来,他在高校承担文艺学方面的教学工作,有扎实的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功底,知识结构稳定,治学认真严谨。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从现象学出发研究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的启思性思想方法的,此前还发表过《论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历史的批判理路》、《拒绝与接纳——论〈白鹿原〉女性生存叙事的悲剧意识》、《历史的回声——时代的寓言——关于〈白鹿原〉文化价值当代现实性的解读》、《论〈白鹿原〉审美创造中的反讽艺术》等多篇论文,这部论著是他多年来学术研究成果的结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 and 解读《白鹿原》,也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思路,也是当前《白鹿原》研究的又一重要收获。

赵录旺是我的硕士,也是我的博士。十年来,我看着他走上学术研究这条坎坷艰辛之路,逐渐形成严谨求实的学术品格,并且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研究和《白鹿原》研究上取得一定的成就,特别是他能娴熟地将哲学、美学、文化学及叙事学等理论与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致力于探讨哲学、文化学研究对未来人的精神人格建设的现实意义,这些尝试是十分难得而且卓有成效的,对此,我倍感欣慰。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能够静下心来坐在书桌前专心读书、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了,录旺算是一个吧。相信他会在学术领域走得更远更稳更好。

屈雅君

陕西师范大学妇女文化博物馆

2009年1月

目 录

导论:叙事与文化语境	(1)
第一章 《白鹿原》文化叙事的当代意义	(16)
第一节 历史叙事与当代现实的同型同构	(18)
第二节 文学叙事中文化问题的历史性凸显	(28)
第三节 文化叙事中的问题意识:终极性的启思 ...	(37)
第二章 《白鹿原》写作中叙事语境的双重性	(46)
第一节 文本叙事与反讽性的意义结构	(48)
第二节 《白鹿原》叙事中文化语境的双重性	(55)
第三节 反讽式语境中的人物塑造	(66)
第三章 《白鹿原》文化叙事中的审美意向	(79)
第一节 《白鹿原》写作的审美意向中的文化 寻根意识	(82)
第二节 《白鹿原》文化叙事中寻根意向的 多重性意蕴的敞开	(93)
第三节 《白鹿原》文化叙事中所体现的作家的“根”	(111)
第四章 拒绝的接纳——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女性生存叙事	(123)
第一节 女性生存叙事的文化逻辑	(126)
第二节 女性生存叙事中文化顺应的悲剧性	(134)
第三节 女性生存叙事中文化背离的悲剧性	(142)

第五章 文化叙事的文本化——《白鹿原》的语言艺术	(155)
第一节 文学叙事语言的反讽性意义	(157)
第二节 文学叙事语言的本色化	(163)
第三节 文学叙事语言的个性化	(168)
第六章 文化叙事的风格化之比较研究	(174)
第一节 冯玉雷的西部文化叙事的艺术创造	(175)
第二节 西部文化叙事展开的审美文化意蕴	(187)
第三节 文化叙事的风格化与多样化追求	(201)
主要参考文献	(208)
附录一 关于乾陵的审美文化意蕴的阐释	(210)
附录二 近年来《白鹿原》研究专著	(222)
附录三 《白鹿原》研究论文和报刊资料索引	(234)
后 记	(249)

导论：叙事与文化语境

《白鹿原》的写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小说的叙事中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性处境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独特的文化语境中解读中国百姓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追求，在对文化寻根式的阐释中表现中国百姓的生存命运，因而，《白鹿原》的写作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展开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对话。这一写作叙事不是简单的在讲故事，而是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以文化反思为基础的文化叙事，是在日益深入的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国人之生存的文化人格的思考和追问，这一追问批判性的展开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的生存的精神领域所具有的超越性的现实意义。对《白鹿原》写作中文化叙事的研究，就是试图揭示《白鹿原》在现实的文化建设中所具有的当代意义，就是试图对传统文化的精神生命在新的文化背景下进行本源性的阐释和理解，从而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对于我们精神人格所具有的守护意义和家园意义。

那么，什么是文化叙事呢？首先，我们要对文学叙事行为进行简单的探讨。简而言之，叙事就是讲故事，就是用话语虚构社会生活事件。文学叙事作为虚构是对生活的一种象征性的表

达,这一表达包括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作为表层结构发生的故事内容本身,一是作为深层结构的意识形态及文化内涵。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彼此奠基,共同形成文学叙述话语的内容。从广义上来讲,文化内在地制约着文学叙事的进行,形成文学叙事的基本的意义逻辑,因而文学叙事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叙事。文化对文学叙事的制约作用体现在叙事发生的文化语境,任何叙事的发生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因而对人物的塑造、对生活的理解、对意义的阐释等都是以文化为基础的,文化作为价值体系和意义规范成为文化人理解自我和世界的根基,也成为故事内容和人物性格刻画的内在规范。但另一方面,小说叙事作为象征性话语并不是文化观念的直接表达,而是以人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状态为基础的一种系统性的象征性话语活动,作为象征性话语在以文学话语为基础的对话中当然就具有多义性、多解性和歧义性,甚至悖论性,因而文学叙事作为文化叙事对文化的阐释就有某种解构、反思和批判的思想自由,使文学的文化叙事形成一种内在的意义张力,这对文化的意义、对作家和读者的文化心理等都具有解构性的解放意义,由此,文学叙事在文化语境的奠基中形成不断生成的具有启思性的意义世界,不断地在现实生存语境中阐释和开拓文化的现实意义。因而,从文学叙事的根本性特点出发,对文学的文化叙事的研究应关注这样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文化叙事作为话语虚构的象征性。文学作为对社会生活的虚构性表达,是区别于生活真实的一种艺术真实,是作者对生活审美理解的象征性表现。黑格尔对象征有一基本定义:“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

广泛普遍的意义来看。”^①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象征包含了两层意义,表层的意义和具有普遍性的深层的意义。就文学叙事的象征性而言,在以话语虚构故事时,叙述者所讲的故事作为文本化事件,并不是为故事而讲故事,而是在故事的后面有一深层次的对叙事具有制约性的普遍的意义逻辑。

就《白鹿原》的写作而言,小说表层给我们叙述的是白鹿原上的一群男女的生死死、起起伏伏、恩恩怨怨的生存故事,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对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人的生存的精神生命的言说,讲述的是传统文化对人的生存方式和精神意义的建构作用。在这一叙述中,表层的故事后面,隐藏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现实意义这一普遍的问题,因而,表面上作者在给我们讲述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段社会变迁史,而实际上讲述的是中国人五四以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面临文化变迁时所形成的精神迷惘和价值困惑,是精神困惑中对人之生存的文化家园的寻找。作者对这一深层次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问题的思考制约着表层故事的讲述,成为人物命运和生活故事叙述的内在根据。因而《白鹿原》的写作作为文化叙事,本质上讲述的是当代人精神上展开的文化寻根的心灵故事,现代人生存的文化语境形成其故事叙述意向和叙述方式的内在意义逻辑。

因此,从文化叙事的象征性而言,《白鹿原》叙述的故事是历史的回声,时代的寓言,其叙述的故事和当代社会面临的精神文化问题具有同型同构性,因而其所讲述的历史故事,切中的却正是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因而使小说叙事具有当代意义。进而言之,这一同型同构的文化叙事的基础是小说写作所面对的文

^① 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第10页。

化语境,文化语境历史地现实地制约着叙述者故事叙事的基本过程,形成文学叙事的内在的叙述逻辑。

第二,作为话语虚构的叙事的文化语境。小说叙事作为虚构性的话语活动,奠基于叙事的基本语境。一般而言,叙述的语境包括文本语境和文化语境,叙述话语的意义产生于文本语境和文化语境之中,特别是受制于叙述发生的文化语境。何谓语境?语境就是话语叙述的上下文关系,即话语行为的意义关联域。只有在特定的上下文中语言的意义才是可理解、可阐释的。因而任何话语都是发生于特定的语境之中。文本语境,指的是文本叙述中文本本身所形成的上下文的意义关系;文化语境,指的是叙述所发生的特定的社会文化意义关联域,是以社会的文化心理、意识形态观念等为基础的叙述的更大的上下文的意义关系。文化语境为文本语境和文本叙述的虚构进行意义奠基,并成为理解文本故事的基本意义根据。因而阐释小说叙事的文化内蕴的核心是对叙事发生的文化语境的理解。

《白鹿原》的写作的文化语境,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时期。随着社会转型的阵痛,在不断兴起的文化思潮的推动下,中国人精神上文化寻根又一次历史性地兴起,这一精神上的寻根过程形成历史性的社会文化背景,成为《白鹿原》写作的基本文化语境。在这一文化语境中,陈忠实的写作面对多方面的思想问题,一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变的艰难和痛苦;一是五四以来在文学创作中形成的文化寻根的历史性经验等,而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问题。作家在故事的叙述中如何处理中外文化、现代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如何以不同于前人的立场阐释在这一冲突中中国百姓真实的生活命运和

精神状态,如何面对其现实生存中的文化基础,成为作家写作中深层次的文化之思面临的问题。在《白鹿原》的写作中,陈忠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叙事的艺术品位,在文化冲突中反思文化,在人物命运中阐释文化,在文化寻根中理解文化,把现实生存命运的叙事和精神世界的文化超越结合起来,在历史性的生存的真实中揭示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从人性的冲突中揭示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从而对文化的在继承中的变革具有启思性意义。

从文化冲突的意义而言,《白鹿原》的叙事形成一反讽式的文本语境,这一反讽式的叙事是以作家写作的基本文化语境为基础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面临西方现代主义、革命主义、物质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等种种思潮的冲击,西学东渐以不同的方式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改变着中国百姓的生活方式,革新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存在样态。在一场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中,中国社会不断地面临着文化变革的选择,新的文化思潮的涌入和传统文化观念的信守形成激烈的价值冲突,引起人们精神世界的不适和痛苦,甚至不断改变着一个个体的生存命运。在不同的现实处境中,传统文化对生命、生活等的意义阐释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现实生存中以传统文化的意义世界为基础的精神皈依面临挑战。特别是到了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时代的今天,由于物质至上主义的影响,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文化缺位的现象,中国民众对道德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反思成为一种必然需要。《白鹿原》的写作就是在这—历史时代产生的杰作,在这一历史性的语境中,中国社会面临两种文化的融合、冲突与碰撞,即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冲突。这样作家的文化叙事的文化语境有两种基本的意义语境,一是

传统文化的意义世界；一是外来文化所形成的意义世界。《白鹿原》的写作，直面这两个意义世界形成的互相对立互相融合的现实文化语境，以此为基础形成作品文化叙事中内在的意义张力，并制约着作家叙事的结构方式、人物命运和话语方式。这一对立的意义张力在作品的艺术表现中形成反讽式的文化语境，在反讽式的意义对立中作品的文化叙事在人性意义上更深刻的揭示了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和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

从文化反思的意义而言，《白鹿原》对男权文化语境中女性生存命运的悲剧性进行了富有深度的批判性叙事。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男性主导的文化世界，在男性文化主宰下女性在精神人格上处于被统治的附属地位，在对男性的价值依附中，造就了女性生存自我和传统文化对女性的人格要求之间的对立冲突，这一对立冲突是女性在传统文化世界的悲剧性生存的根源。《白鹿原》的写作展现了在传统文化的精神世界中女性作为一个群体自我价值的沦落和生存的悲剧性，在女性生存的悲剧性叙事中对传统文化所建立的男权主义的集体无意识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使《白鹿原》的文化叙事达到了更高的思想境界，触及了文化所面对的人性深度。

从寻根的意义而言，《白鹿原》的写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园意义进行了深刻的揭示，精神寻根成为作品叙事的基本审美意向。尽管文化造就了一个个的生存悲剧，但从某种意义上生存悲剧根源于人性自身的悲剧性，文化作为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在其现实性上对人的生存具有非常重要的奠基意义。《白鹿原》的文化叙事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生存之道德人格的精神基础的建构意义，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超越性的精神家园意义，这正是处于文化缺失

的现代中国人在其生存中的超越性精神需要。《白鹿原》的写作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超越性精神家园的根基性意义进行了出色的表现，因而在其文化叙事的基本审美意向中形成一种向文化的本源处寻根的基本精神。这一寻根意识在作者的叙事中丰富而又深刻的多层次展开，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精神气脉，同时也显现出作家在文化叙事中文化精神对其创作人格自觉不自觉的建构作用。因此，这一文化叙事过程，既是在作品中对传统文化的精神世界的建构和表达，也是对作家自身的文化人格和创作人格的建构和表达。可以说，《白鹿原》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写作，把寻根问题引入更为深刻理性的文化思考中，带入具有时代性和现实性的精神反思和生存超越的可能性之中，使作品的文化叙事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中具有时代性的意义。

最后，作为话语虚构的文化叙事，《白鹿原》文本语言也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作者的叙述语言既能表现人物的性情，又能体现人物的文化心理，在写作中追求口语化、性情化、乡土化等十分本色的话语方式，同时语言也兼有幽默的讽刺意味、厚重的哲理化内涵等多重格调，使其语言呈现动荡多姿的美感。语言的丰富意义是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生成并在具体语境之中才能被理解和阐释，话语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和表达，因而作为话语虚构的《白鹿原》其语言本身就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和心理蕴涵性，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

因此，文化叙事研究中的文化语境的阐释和理解，是文化叙事研究的关键。语境是叙事的意义生成的基础，从深层制约着文学叙事中基本的思想逻辑和意义诉求。可以说，文化叙事就是以作家对叙事发生的基本文化语境的认知、理解和反思为基